

戰國策校注

六

蘇子知學

PDG

戰國策魏卷第七

縉雲

彪

校註

東

陽

吳

師道

重校

重校

魏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南有陳留及汝南
許之召陵隱疆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鄆
中許陽武酸棗卷

桓子

智伯索地於魏桓子魏桓子弗予任章魏曰何故弗
予桓子曰無故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鄰
國必恐重欲無厭重猶多天下必懼君予之地智伯
必驕驕恃驕而輕敵鄰國懼而相親以相親之
兵待輕敵之國智氏之命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

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與之

補曰周書

王應麟曰

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老氏之言出于此朱子曰老子為柱下史故見此書

君不如與

之以驕智伯君何釋以天下圖智氏

釋猶舍也何舍此而不為

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資

元作實

實

正曰音致

當

乎圖適足

為智氏來伐之資

君曰善乃與之萬家之邑一

與之以地猶質也

智伯大說因索蔡皋狼

元作梁

策作狼於趙趙弗

與因圍晉陽韓魏反於外趙氏應之於內智氏遂

亡

文侯

桓子之孫

補曰名斯元年

威烈王二年丁巳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

韓

趙

相

難

韓

索

兵

於

魏

曰

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

韓趙相難韓索兵於魏曰願得借師以伐趙魏文侯

曰寡人與趙兄弟不敢從趙又索兵以攻韓文侯

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反已

乃知文侯已講補曰一本以講於已也知魏和之皆朝魏

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其

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啜飲也盡一杯

文侯謂觀斯贊魏人補曰姚云後語作堵師愚按

其後可師號堵師後因氏焉又有堵師比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但此作堵師則恐字有訛曰

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

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

其心彪謂樂羊所謂隱忍以成就功名者也子則

忍而以其慈愛阻其殺敵之心則大事去矣何救於

亡子故羊忍為此以怒衆而成功乃其情則非怒雖然無以天性為者也觀師贊之言其謗書之渠乎

雖然羊之義視分羹為有餘比覆醢為不足使其

投孟懷慨一鼓而據家國之憤亦收功必矣介胄之士未可望之以聖人之地也正曰舜竊負而逃林回弃千金之璧輕重之分審矣豈肯以彼易此哉劉子政以此事與西巴放麋並載而曰巧詐不如拙誠真名言也鮑雖為之曲說萬端奚救哉項羽坐太公筵上高祖杯羹一語雖愧千古亦幸而不自殺尔不然何以自立於天下乎

西門豹為鄴令

鄴屬魏郡

而辭乎魏文侯文侯曰子往矣

補曰一本子往矣

必就子之功而成子之名西門豹曰

敢問就功名亦有術乎文侯曰有之矣

補曰一本有之

夫夫屬下句

鄉邑老者而先受坐之士

老者坐先於衆

子入而

問其賢良之士而師事之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

人之醜者而參驗之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

幼也似禾

莠禾下生草幽言其色茂

正曰說文

藿

元作驪牛之黃也似虎正曰驪牛猶言犛牛裡

牛不必拘以色論鰲亦黑色也爾雅倉庚鰲黃蓋言倉庚色鰲黑而黃增韻注鰲黑而黃誤也

白骨疑象武夫類玉武夫石似玉此皆似之而

非者也善者惡之文侯之言亦此類而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揚人之醜者參驗之則其好賢也不減而且將以求讓賊之徒意則異矣

文侯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孟子注守

是日飲酒樂天雨文侯將出左右曰今日飲酒樂

天又雨公將焉之文侯曰吾與虞人期獵雖樂豈

可不一會期哉昔與之期今往會之乃往身自罷之魏於是

乎始強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文侯曰鐘聲不比

魏文侯與田子方飲酒而稱樂音文侯曰鐘聲不比

乎此猶協田此音左高言左方田子方笑文侯

曰奚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則樂官音洛以治官

其明可推愚恐則乃明字訛衍不明則樂音今

君審於聲審言聰臣恐君之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敬聞命彪謂周衰世主無如魏文侯之徒誨賢者夫其

雖欲無賢可得乎然則用真儒無敵於天下信矣

謂子方曰公孫成進子夏而君敬之蓋得其實故書曰晉魏

斯好賢師十商友段干木敬田子方

武侯文侯子補曰名襲平元年

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補曰正義云西河也稱曰河

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補曰姚云侍坐元作王

曰此晉國之所以強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

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

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

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王之業不從此也昔

者三苗之居左有補正曰姚云下句一本無彭蠡

之波彭蠡湖在豫章彭澤右有洞庭之水文元作文補曰文

以岷作汝此或遠言之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衡山在長沙湘南

恃此險也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衍夫夏桀之

國左天門之陰後志高都有天井開註云戰而右

天谿之陽今按天門即史太華伊闕彼言右故此

右之陽正曰按史左河濟右秦即太盧畢在其北

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文不同

地缺補曰一本伊洛出其南孔曰伊水出陸渾洛

盧作廬未詳出今商州上洛縣南熊耳山至洛陽縣入洛有此

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公太

世家註晉山險補曰而右漳金元作金通借滏前

帶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為政不善而武王伐之

且君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補曰姚云劉人

民非不衆也然而可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

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矣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

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委之子矣起傳有小異

說苑文同末云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起傳有

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史遷曰吳起說武侯

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

楊雄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

以加諸二子論之當矣然其言不可以人廢也西
河龍門之河地即同華等州魏之險阨也一傳惠
王其地日削于秦至納上郡之時盡矣
陵豈足恃也哉起之言於是乎驗矣

惠王

武侯子

烈王六年辛亥

名瑩元年

魏公叔痤

為魏將而與韓趙戰澮北

說文澮水出霍

二年敗韓馬陵敗趙

于懷

補曰痤祖戈反

禽樂祚將魏王說郊迎以賞

田百萬祿之

補曰閑田以待

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

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

補曰直前

棟撓而不避者折

也喻敵

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脉地形之

險阻

補曰形見其顯

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

者巴寧饗襄之力也

補曰二人下所

謂能士縣賞罰於前使民

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擊鼓之

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功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巴寧鬻襄田各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爲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能掩土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故老子曰聖人無積盡以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盡亦已愈多公叔當之矣

補曰

按史田文既死公叔爲相而害吳起以計疑

起於武侯起懼得罪而去之楚公叔即座也澹北之戰座乃歸功於起之餘教而使公孫痤受賞何其前後之戾邪大車記顯王七年魏公孫痤敗韓師趙師於澹秦廢長國伐澹獲其將公孫痤史記秦本紀及魏世家云虜公孫痤惟趙世家秦魏年

表云虜太子痤孟子梁惠王長子死焉蓋太子申
戰沒於齊者也凡史記是年言秦虜太子痤者非
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人之

所不能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此

族官別於國官及太子官西曰公叔曰痤有御庶

韓等策說又見秦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

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

孫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史載

鞅之言曰彼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

言殺臣乎由是觀之公叔知鞅而不能進將死之

不能測鞅之去就非悖而何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

已葬年為秦所獲尋歸之而終於相位也今年衛鞅自魏適秦則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

強魏曰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商君傳

秦衍韓韓圍梁秦獻公二十三年戰少梁此九年

少梁即獲公叔痤之戰不聞燕趙之救也時方敗趙豈得救之此皆無據之言且策云圍梁不云

少梁圍梁必惠王徙都大梁後不可考矣徙都大梁在惠王三十一年燕趙救之謂

山陽君楚宣策言此曰秦戰而勝三國秦必過周

韓而有梁三國而勝秦三國之力雖不足以攻秦

足以拔鄭新鄭鄭近梁故云正曰韓哀計者為梁

不如搆三國攻秦元在趙策正曰證

龐蔥與太子質於邯鄲魏太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

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

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

寡人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

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

於三人矣願王察之也元作矣王曰寡人自為知

信人於是驛行而讒言先至後太子罷質果不得

見史不書太子質事以下車年時因舊次之於此

此策言即鄆去大梁也遠則徙都大梁以

後事惠王三十一秦虜公子即後徙梁而韓

宋魯衛之朝乃惠王十五年也舊次恐不以此

梁王魏嬰史作嬰觴諸侯於苑臺此十五年魯衛宋

事記書韓宋魯衛為序解題云是時魏惠王方強

諸侯相率而朝之也索隱按紀年魯恭侯宋桓侯

衛成侯鄭釐侯桓侯即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共公

公別成釐侯即昭侯善注文選引北堂書鈔皆作舉觴太事記魯君舉

觴古者於旅也語於是道古即晉所謂杜舉也

魯君興避席擇言擇善而言曰昔者帝女蓋堯舜女

儀狄博物志言禹時人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䟽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

公夜半不噉噉口有所銜也言不善食易

牙太公世家註維巫乃煎熬元作熬教補曰熬燔炙

燔火藝物有汁而乾曰煎乾和調五味而進

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寢安曰後世

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詳未三日不

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

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仿

徨自觀下曰臨集韻仿徨仿佯佯徙尚也類

曰恍云強臺一作荆臺崩山一作崇山藝文類

聚引彷彿一作方其樂忘死說苑云楚昭王

進諫曰荆臺之遊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南望

獵山下臨方准其地使人遺老而忘死王不可遊

也後漢邊讓遊章華臺賦云楚王遊雲夢之澤息

於荆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

之隩南眺巫山之阿延目廣坐騁觀終日顧謂左

史倚相曰盛哉斯樂可以遺老而忘死也荆臺即

章華也淮南子云令尹子佩請飲莊王莊王許諾

云云莊王曰吾聞子樂於強臺強臺者南望料山

以臨方皇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陋之人

不可以當此樂也一料山名方皇水名右三說聊

記以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

廣聞書註澤障曰亡其國者孟莊王云今主君之尊儀狄之

陂停水曰池

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美皆

人南威之美也備目閭須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

之樂也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之樂也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之樂也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之樂也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之樂也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之樂也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之樂也各在其國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

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彪謂魯周公之後也其教

澤存焉故齊仲孫湫曰猶秉周禮韓起亦云周禮盡在魯矣仲尼氏作經紳先生萃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觀魯君之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

舉觴一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補曰觀魯正深矣二語大事記取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申

也正曰註以下說推之無明徵之傳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

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

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臆善用兵戰必不

勝不勝必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

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彪

止太子之行正誼也而志於樹德為王則誦矣故夫誦正之間不容髮人議論豈以或出於正言未